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情義奇姻

浙江杭州府，昔元時有一人，姓陶名定，由進士出身，授廣州府同知，死於任中。夫人劉氏，止生一子，名啟元，字春華，年一十九歲，隨父任所，搬柩歸喪。母守孀居。元生未娶，博覽經書，貫通古今，不題。卻說熊夢龍者，與陶定乃連襟姨夫，亦進士出身，授北京給事，致仕還鄉。而故劉氏，止生一女，名群娘，亦年一十九歲，絲蘿未結，同母閨中守節。孝母之心，無所不至。一日，母歎曰：「汝父亡後，家事無人。而汝未嫁一夫，實老身之憂矣。」女曰：「事皆前定，老堂不必掛念。」

卻說一日，生於書房回，見母。母曰：「吾兒經書如何？」元生曰：「不勞老堂憂念，若逢大比，諒可一躍矣。」母笑曰：「兒有此志，則老母無憂。人曰，汝與母親者，惟熊姨。老身尚有伊在，熊姨止生一女，汝可去看顧問候，以表親情。不然，彼談我之薄倖矣。」元生答曰：「孩兒即往探問，不勞吩咐。」遂辭，往姨家，至廳堂相見。熊夫人曰：「先生芸窗勤篤，今日降舍，使老身喜之不勝。」生曰：「家母常憂姨娘，晝夜惶惶，敬命不才造府，以表家母寸心之忱也。」夫人曰：「多承厚愛。」即呼其女曰：「元兄今在我家，汝係表兄妹，可出相見。」香桂答曰：「小姐梳妝未完。」少刻間，夫人又催曰：「可出相見。」群娘無奈，只得出室。輕移蓮步，轉至廳前，與元生見禮曰：「表兄降舍，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。」元生斜目一睹，見群娘：

綠衣紅裙，傾城容貌；一點唇朱，即櫻桃之九熟；雙描眉秀，疑御柳之新芽；三寸金蓮，纖纖玉指，雖西子文君，難與並立。

元生一見，魂歸雲外，魄散九霄。隨即答曰：「輕造貴府，實在兄妹，勿責。」各敘禮畢，群娘偷目覷生，亦有眷戀之心。夫人曰：「先生不棄寒親，可時常來往，看顧老身，如何？」生曰：「不必憂慮，如暇即造府問安。」二人雖有攀顧之心，奈母在上，群娘臉帶桃色，驀驀而坐。生敘別，歸家見母，達姨之言。轉至書房，如醉如癡，書懶開卷，紛紛然魂去九天矣。拔筆題一律云：

冤債相逢一話間，牽惹魂靈飛半天。

本效張君求崔子，未卜他心似我心？

題畢，過數日，難挨相思之苦，升堂見母云「姨前囑托之事」。母曰：「兒有此心，他日青云何愁。」生遂辭母，又至姨家。姨在堂上，見生至，見禮曰：「果是讀書君子，不失前言。」夫人喚香桂，請小姐相見。小姐只得出，見禮坐定。夫人曰：「老生年邁，不能久陪。以後往來，小女相陪。」言罷轉入後堂，命看午飯。生與群娘坐有一時，各無一言。少刻吩咐香桂斟酒，對坐而飲。四目相睹，各有心而不敢言。飯畢，生告歸家，輾轉思量：「群娘無邪意，何能戲之。」夢魂顛倒，捱至明日。復到群家，入繡房見群娘。群娘見生至，忙侍禮曰：「兄有何見教，來忙也。」生曰：「無他，昨失辭令堂，敬來請罪。」群笑曰：「小妹昨已稟老母矣，不勞掛意。」生曰：「多謝，多謝。」群娘喚香桂看茶，遂取椅與生坐。群娘問曰：「兄通何經？」生曰：「敝經毛詩。」女曰：「其經詩句清爽，令人觀之暢然。」生驚曰：「妹曾觀過此書否？」女微笑曰：「略展視數行。」生笑曰：「有此妙人。」生自思：「此回四傍無人，若不以一言戲之，其緣何日就矣。」即問曰：「適聞賢妹雲，毛詩句清爽，妹能效窈窕淑女，生不能如君子之句，天何以有偏乎？」女聞言變色曰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。妾本不當陪，奈表親之情，何其以淫詩見教。緣由前定，兄談不合理也。」生被群娘面叱數言，漸慚於上，無言可答。女曰：「妾有俗事，待請家母相陪。」生驚告曰：「不佞一時醉酒失言，冒瀆賢妹。搶白難當，又欲鳴於令堂，致不佞於何地。乞宥元罪。」群娘見生，進退無措，只得回嗔作喜曰：「兄此言，何敢告於家母。實妾有塵事，故未得陪兄。」生又曰：「既如此，不佞告辭。」女曰：「見家母再回。」生曰：「無顏見矣。」遂辭群娘而歸。

卻說夫人，出問群曰：「元生過午，何以不辭去矣？」群娘答曰：「因家有事，適者，來童趕歸。欲辭老母，兒見彼意去速，辭其不勞，遂去矣。」母曰：「陶兄乃讀書之人，吾兒不可慢矣。」母子之言不題。

卻說元生，回至館中，想前之言，恐群娘訴於母。又想其事不成，不覺數日，形容漸瘦，飲食少進。來童傳於夫人，夫人驚慌，忙至書館看生。問曰：「吾兒身體如何？」生曰：「寒熱往來，心有所繫，飲食不能進矣。」母曰：「吾兒來往不慣，莫非這幾日去姨家問安，受其風寒，得此病麼？」生急答曰：「姨娘惜不才如珍，此病不才之命也。」母曰：「寬心，待請一醫士調之，諒數日即愈矣。」生曰：「不肖受病，累及老娘，此亦不孝矣。」夫人出，呼來童去請醫官醫治。少刻請到，乃一省名醫。入見夫人，夫人曰：「小兒偶沾風寒之疾，病在書館，望先生妙劑，後當奉謝。」遂命來童，取出白金五兩，以作開手。醫官即偕來童，入書館看生。診脈良久。生問曰：「病證若何？」醫者曰：「先生芸窗攻書，為何亦有此疾？此症乃感七情，有傷思慕，慾火甚多，恐一二服之藥，不能取效也。」生自思群事不成，千服想無效矣。又問醫者曰：「命脈何如？」醫者曰：「命門之脈沉細，心經之脈滯火，先生如不寬心養病，恐挨日久不便。待小弟聊貢一服，試之何如？」辭出書館，至堂前。夫人問曰：「先生看小兒病症若何？」醫者曰：「令郎公子貴恙，乃七情有感，寒邪入內，小生不能治之。告退，夫另請高明醫者療治。」夫人曰：「先生高明，何故見推。自古百病皆藥，何小兒沾此疾，便無藥矣？」醫者曰：「夫人若要全令郎無事，除非買鴛鴦草，便能消其心火。其病自愈，別藥莫能療矣。」夫人曰：「只要小兒病痊，難千金不惜。」遂取出白金十兩與先生，代買鴛鴦草醫小兒。醫者微哂曰：「此藥即千金不能有也。」夫人曰：「先生識此藥，何不能買？」醫者曰：「此藥在令郎心中未吐，夫人問令郎，使來童買來，醫之即愈。」醫者辭退，夫人不住腮邊之淚，至書館看生。淚曰：「老身自伊父亡過之後，止生有汝一人，今日身受重病。適者，醫官看汝，辭不能醫。為母懇求藥引，止言鴛鴦草一味之藥，能治汝之疾，又言千金不得，此藥汝自識懷於心中。汝今且言，使來童求之。倘至病危，為母者靠何人？」言罷，流淚不止。生自思，此醫者，真神人矣。長歎曰：「老母不必掛心，諒病不日必痊，生死前定。」夫人無奈，只得出書館，又使人去求醫者，不題。

卻說熊夫人，見這一月間，元生未來。問家童，云：「陶先生病重，以此未來。」夫人聞其言，大驚。喚香桂，請小姐商議其事。夫人曰：「汝兄常來我家看顧，今沾重病，命在須臾。他與我家，親親故舊，不以人問安，恐旁人談母子無親。」群娘曰：「俺家無男子可去，不若孩兒看家，老母自去，看看回來不妨。」夫人曰：「老母去，留汝在家不便，不若我兒去看便回。」群娘曰：「孩兒閨門繡女，移步問病，恐人談笑。」夫人曰：「彼我親情，汝爾表親，去之不妨。」群娘無奈，只得喚梅香呼轎，遂到姨家。見姨娘，姨娘曰：「小姐光降，不然老身亦要造府見令堂，何其無親。吾兒命在旦夕，今汝至，略展老身之憂。」群娘曰：「令郎貴恙，諒亦不妨。倘有不便，則妾之母子，亦無靠矣。」問曰：「令郎臥房何處？」夫人曰：「在書館。」即同群娘，至書房看生。群娘進前，施禮曰：「兄長貴恙，小妾母子有失問候。恕宥，恕宥。」生開目，見是群娘，長歎曰：「命合如此，有勞光降，恕失遠迎。勿罪，勿罪。」夫人曰：「小姐在此少坐，待老身聊具水飯，過午回。」遂出，命安排飯食，不題。

卻說群娘，問生曰：「先生身上如何？」生曰：「寒熱往來。」又問曰：「飲食如何？」生答曰：「少進。」又問曰：「行坐如何？」答曰：「有所思。」又問曰：「睡中如何？」生答曰：「不寐。」又問曰：「何致如此？」生怒曰：「汝能為醫者醫人麼？」群娘臉上微紅，無言可對。生又曰：「汝若能為醫者，小生他日倘得青雲際會，不忘賢妹之恩也。」群娘會其意，長歎不言。生又曰：「不佞病源，自到尊府一睹嬌容，三回五次，未敢一言有邪矣。前者聊戲，猶作不知進退，冒瀆賢妹，面叱自慚。惟恐達之令堂，憂悔無及；又慕尊容，魂不守戶，兩感其疾。病體將危，賢妹肯垂救陷阱之人乎？倘得見憐，沒齒不忘。如其不然，則生死歸九泉，豈干休無怨乎。」言罷淚下。群娘亦淚而答曰：「草木尚自知春。前者兄言，何敢見怪。奈妾乃閨門繡女，不敢失身。少有不才，上辱先君，妾一身致之何地，千載流其臭名。念妾乃與兄係表親，與其一心思求苟合，不若令人通母知之，求諧佳配，豈不美哉。乞兄寬宥貴體，候恙痊日，妾誓不他適。」生曰：「賢妹清談，開愚肺腑。奈遠水不救近火，恐事不由人，旦夕如

夢。汝再適乎，吾無怨乎？」群娘曰：「今幸令堂未死，妾脫睡衣一件，金戒指一對付兄，猶若見妾。病痊之日到舍，妾有議論。」生得群娘睡衣，亦解睡衣與群娘，身上稍寬，伸手扯群娘抱定玉臉相偎曰：「倘得天容，愈日造府，勿失前言。」群娘曰「妾若失言，四體不全，狗而散。惟恐得李忘樹耳。」言罷淚下。生曰：「賢妹今日之情，蓋天地之恩。若得平步雲梯，有棄前情，天地不容，骨肉如粉。」二人雖未雲雨，情意盛濃。

夫命梅香，請小姐過午。二人眼目送情，只得分別出館，過午而回。

卻說元生，得群娘美意，心下稍寬，慾火漸消。不過數日，病已痊癒。升堂見母，母曰：「吾兒今日安然，老身無憂矣。」生曰：「不肖身沾賤疾，有累老娘憂愁，怨兒不孝之罪。」母曰：「前你病之日，姨娘使群娘看汝，汝今安痊，理合去他家謝之才是。」生曰：「不肖即往叩謝。」遂辭母，去姨家見姨。夫人曰：「貴恙欠安，老身失問罪。」生曰：「有勞令愛降舍，多多有慢，姨娘宥罪。」夫人曰：「小女在繡房，先生可去相見，老身聊具小菜，可過午而回。」生趨繡房，與群娘相見，喜不自勝。群娘曰：「兄今容顏如舊，妾無憂矣。」生曰：「復生之德，終身難報，賢妹勿食前言，至人於地矣。」女曰：「妾雖女流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兄用意攻書，倘得名成利就，枕席之歡有期。」生曰：「許願不如還願好，既有前言，必有今日，望賢妹發救命之恩憐之。」女曰：「苟合夫妻，恐人談論，母知不當穩便，兄宜謹之。許兄之事定矣。」再三推阻不肯，只得情言溫存，未能沾身調戲。見生欲動手，群便變色。生思不能得勾，乃長歎曰：「紅粉佳人，鐵石心腸，白面書生，挨求屈膝；丈夫空立三光之下，求一紅顏未能得勾，反受輕棄何耶！」忿忿然而起，欲去，女扯其衣告曰：「妾敢有失前言，天理不容。奈兄貴恙初安，倘妾輕付一身於兄，未能安兄，反實害兄。兄有危處，亦有怨乎？」生曰：「若得一刻之愛，須就死無怨。」因嗔作喜，抱群娘於懷內，解脫香羅帶。群娘無奈，只得與生行其雲雨。玉體全俱，百般調情。有詩一首為證：

染病初痊訪舊人，舊人推阻累傷情。

傷情不惜強求會，求會從今永結姻。

雲雨罷，生揖而謝曰：「今得賢妹錯愛，須死不忘。」女曰：「妾今一身，付君終身，從此相倚。兄若念妾，後有好處，切勿效王魁之徒，使妾有白頭之歎矣。」言罷淚下，生亦淚而答曰：「再生之德，無可報矣。復蒙不棄，何敢有忘。倘獲寸進，重婚再聘，骨肉不得還鄉。惟恐日後，賢妹依令堂嚴命，另配他人，致生思慕無時，孤房自想，生死不由，如之奈何。」言罷，亦淚如雨。女曰：「家堂慈愛，凡事皆由小妾，何況婚姻之事。兄但放心，妾有改變，身受萬刀之下，骨肉粉碎而分。」生曰：「人有善願，天必從之。」咒罷。

卻說夫人，命香桂請小姐，同元生過午，二人升堂，飲食間眼角傳情。酒畢，生辭姨，歸家見母，稟姨娘相待之情，回書館攻書。

不過數日，文宗餘考至杭州，學官差人催陶生赴考。陶生辭母登程，小試幸中案元。下科，元生回至家庭見母，母曰：「幸有科名，可即擇日起行。」生曰：「不肖文學未全，況家中老娘，無人侍奉，安可為名利兩字，終為不孝之人。」母曰：「兄言須是，爭奈一科不去，耽擱三年。不若請姨娘母子，搬來我家，以為相倚。吾兒放心前去如何？」生曰：「若得如此，兒稍放心。惟恐姨娘不肯。」母曰：「姊妹之情，不妨。」即遣來童，去熊夫人家，稟過前事。熊夫人聞知大喜，同群娘商議，收拾急用之物，封鎖家庭，命老僕看守，同群娘來見夫人，各各歡喜。擇七月十三日起程，元生曰：「老母得姨娘來家相陪，略無憂慮，冬溫夏清，敢托賢妹代之何？如不棄受托，方敢起行。」群娘微笑而答曰：「兄但放心懷。兄之母，即妾之母。早晚事之，不勞掛念。」生曰：「若得如此，吾無憂矣。倘有寸進，不忘賢妹之恩。」遂辭母、姨登程。

卻說群娘，進前稟母曰：「兄今日往省赴試，孩兒具有錢酒，欲於長亭餞行，未知允否？」母曰：「禮當如此。奈汝閨門繡女，元兄白面書生，又沾表親，恐人議論。」群娘又曰：「兒聞長亭左側有一庵，置酒於庵內，略表寸情，便回不妨。」母見其不可阻，只得隨女所為。

來日，陶生遣來童，收拾琴劍書箱起程。至長亭庵中，群娘同香桂至，慇懃斟酒，雙手相持奉生，欲言又忍。生亦回遞一杯奉群娘。四目相迎，徘徊眷戀。群娘作送行詩一律云：

長亭萬里路迢遙，不忍離懷單自勞。

萬種深情無說處，一杯餞酒蘊心頭。

縱有紅顏如不見，須念家中醜女流。

但願高堂齊安樂，此行準定著官袍。

生亦作一律，以答之云：

復生恩情豈敢忘，一刻夫妻天地長。

倘得丹桂連根掇，怎效□薄倖郎。

二人不忍分別，流淚無聲。各於袖中，取手帕拭淚。生推群娘登轎，群娘讓生上馬。兩不忍別，雙雙辭去。元生馬行十步九回頭，群娘停轎□目送，同香桂回家不題。

卻說陶生到省，溫習經書，幸中鄉試七名。作家書一封回報。直到京城會試，聯登進士。殿試上表一章奏云：

臣啟元奏乞恩養親還鄉旌烈事：臣父先年，叨膺進士。蒙除廣州府知府，在任身故。止生臣一人，扶柩還鄉，同母守節，晝夜攻書。老母六旬，履虛目昏，逼臣應試，臣難分別。母子未決之間，幸見憐於姨母。姨丈熊夢龍同父進士，恩除北京給事，還鄉身故，止生一女，名群娘，未借良配，同母守節，玉潔冰清。聞臣母子不忍分離，群娘同母來家，甘願代臣子職，侍奉臣母，臣才放心應試。叨蒙聖恩，復取臣為進士。臣年二十有二，內無室家，別母孤單，風燭難定。乞恩賜臣還鄉娶妻，養親盡孝。母終天年，復盡臣職。忠孝兩全，大彰陛下勸孝之仁。臣幸甚，臣母幸甚，烈婦幸甚。臣不勝懇切，無任感戴之至。

元帝覽表，御筆批云：

知府之子，給事之女，男無室，女無家，理宜配合。男母寡，女母貞，例應旌獎。群娘未配，先奉箕帚，當成孝婦之列。啟元所奏情切，恩賜成親，養母終年復任，來京擢用。二母氏，各封一品夫人。群娘封為孝夫人。

擇日辭朝，謝恩。

卻說元生得旨，喜不自勝，衣錦還鄉，報知母、姨接旨。元生拜母、姨相會，與群相見，稟母擇日成親。生私與群曰：「新人是舊人。」群笑曰：「新舊難辨別。」生曰：「交合即見，定不似前歲，競競忍痛。」二人各笑而別。擇於十二月十六日成親，雙雙升堂拜母。洞房花燭，銷金帳中，何樂莫大乎！此正是：金榜掛名，洞房花燭，人有善願，天必從之。後陶生生二子，皆為顯宦。群娘夫妻二人，壽至七旬，以終天年。拔筆聊記一傳省眼，只此而已。